

张晓眉

编著



中外沈从文研究学者访谈录

〔第一辑〕

懂得和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为此，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曾经为沈从文研究做出过贡献的人们！

让我们向那些曾经为沈从文研究做出过贡献的人们致敬！

谨以此书为证，感谢和记住那些为沈从文研究做出过贡献的人们！



中外沈从文研究学者访谈录

第一辑

张晓眉 编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外沈从文研究学者访谈录. 第一辑 / 张晓眉编著.

— 太原 :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 5

ISBN 978-7-5378-4399-7

I. ①中… II. ①张… III. ①沈从文 (1902~1988)

— 文学研究②沈从文 (1902~1988) — 人物研究③人物—

访问记—世界—现代 IV. ①I206.7②K825.6③K8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102094号

书 名 中外沈从文研究学者访谈录 第一辑

编 著 张晓眉

责任编辑 谢 放

装帧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太原发行部)

010-57571328 (北京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010-57571328

网 址 <http://www.bywy.com>

邮 箱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承 印 者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10 1/16

字 数 446千字

印 张 26.625

版 次 2015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6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4399-7

定 价 78.00元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沈从文研究路上那些不该被忘记的人们

张晓眉

沈从文是中国乃至世界级文学家，也是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专家。在三十二卷《沈从文全集》（以下简称《全集》）中，从类别来看，十七卷为文学创作成就，五卷为物质文化史研究成果，十卷为书信；从字数来算，共计一千一百多万字。

从2002年《全集》出版至今，十三年间，沈从文先生的亲属和学界人士一起，先后发现了两百余篇沈从文先生的佚文。随着岁月的流逝，被遗落在世界各地的沈从文作品还可能被重新发现并显现它们应有的影响和价值！

沈从文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独特的艺术感受力使得他的文学艺术魅力在他起步阶段就开始焕发光彩。有据可查的如林宰平在《大学与学生》一文中评价沈从文是天才青年，认为其散文《遥夜》：“全文俱佳——实在能够感动人。”徐志摩在读《市集》时，评价该文：“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给这类的作者，批评是多余，因为他自己的想象就是最不放松的不出声的批评者。奖励也是多余的，因为春草的发青，云雀的放歌，都是用不着人们的奖励的……”

张晓眉，女，1979年出生于湖南湘西古丈县，现居北京。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研究员、对外联络员。2015年毕业于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主要从事沈从文文学域外传播研究。独立整理《沈从文研讨会纪实》一书，著有《学苑留痕——张晓眉作品集》等著作。

沈从文对湘西的深情描写吸引了世界人们的目光，一批批学者、文学爱好者不远千里万里，漂洋过海来湘西探寻沈从文用文字所建构起来的“人性的希腊小庙”……他的《边城》《萧萧》《柏子》《丈夫》《长河》《湘西》《湘行散记》等著作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有的还被改编成影视作品……

沈从文的前半生以文学蜚声中外文坛，被视为“自新文学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是“年轻一代‘京派’的代表”，“北平文坛的重镇”；后半生以物质文化史研究之造诣而饮誉世界，他撰写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对起自殷商、迄于清朝三千余年的历朝服饰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探索，掀开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新帷幕。该著作还曾被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天皇、英国女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等国外元首。

沈从文以他的文学和物质文化史研究成就向世人书写着传奇！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今，研究沈从文的学位论文近两千篇，学术论文近两万篇，学术专著百余种。特别是2002年《全集》出版后，沈从文研究学术专著的出版、论文的发表呈现出井喷状态，沈从文研究领域甚至涉及了各类学科……

亲友、读者、学者是这样理解和评价沈从文先生的：

巴金：病中惊悉从文逝世，十分悲痛。文艺界失去一位杰出的作家，我失去一位正直善良的朋友，他留下的精神财富不会消失……这位热爱人民的善良作家最后牵动着全世界多少读者的心？！……我真想谢谢他，可是我知道他从来就是这样工作，他为多少年轻人看稿、改稿，并设法介绍出去。他还花钱刊印一个青年诗人的第一本诗集并为它作序。不是听说，我亲眼见到那本诗集。从文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喜欢表现自己。可是我和他接触较多，就看出他身上有不少发光的东西。不仅有很高的才华，他还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张兆和：他（沈从文）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万汇百物充满感情。照我想，作为作家，只要有一本传世之作，就不枉此生。他的佳作不止一本。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的，就觉得斯人可贵。

张充和：不折不扣，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朱光潜：他是一位好社交的热情人，可是在深心里却是一个孤独者。他不仅唱出了少数民族的心声，也唱出了旧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这就是他的深刻处……我和沈从文相知已逾半个世纪，解放前我们长期在一起生活和工作，我一直是他的学生和知心朋友……我感觉到这些相反的帽子安在从文头上都很合适，这种辩证的统一正足以证明从文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中终会有他一席之地。据我所接触的世界文学情报，目前在全世界得到公认的中国新文学家也只有从文和老舍，我相信公是公非，因此有把握地预言从文的文学成就，历史将会重新评价，而他在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卓越成就，也只会提高而不会淹没或降低他的文学成就。

司马长风：沈从文是中国的短篇小说之王……

萧离：沈先生是用不声不响的蚕的态度在工作的：是李义山的“春蚕到死丝方尽”；是郁达夫的“犹吐青丝学晚蚕”；是沈先生自己《喜新晴》诗中句“独轮车虽小，不倒永向前”。

施蛰存：沈从文的作品是现代的楚风、楚辞，不过不表现为辞赋，而表现为小说……沈从文一生写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作为一位文学作家，在中国新文学运动的第二个十年间，他和巴金、茅盾、老舍、张天翼同样重要……

姚雪垠：在北京的年轻一代的“京派”代表是沈从文同志，他在当时地位之高，今日的读者知道的人很少。他为人诚恳、朴实，创作上有特色，作品多产，主编刊物，奖掖后进，后来又是《大公报》文艺奖金评选的主持人，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北平的文坛的重镇……

凌宇：沈从文以其创作的独特品格，当之无愧地属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出色作家之列；中国有两位文学巨匠，一个是鲁迅，另一个是沈从文；马尔克斯只是百年孤独，沈从文是千年孤独……

李同愈：沈从文的短篇小说到底引诱了许许多多年轻的读者，照亮了通向文学之园的途径……

康长福：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以自我为支点、以文学为杠杆来推动世界的求索者和实践者。他的求索和实践，书写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独特篇章，铸就了别样的辉煌……

马悦然（瑞典文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沈从文是五四以来中国作家中第一个可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他的价值是，包括鲁迅在内，没有

一个中国作家比得上他。沈从文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作家。越是知道他的伟大，我越为他一生的寂寞伤心……

斯诺（美国记者）：沈从文是中国的大仲马……

W·J·F·詹姆尔（英国学者）：一种能够产生鲁迅、闻一多、沈从文的文化，不需要谁来为它辩护……

金介甫（Jeffrey Kinkley，美国学者）：希望他（沈从文）被公认是一个“国宝”——是一个工艺美术鉴赏家，而且是作为给予年轻的艺术家的滋养的人；是对于中国人民的那个无法挽回的，却又是难忘的伟大的过去的一个记录者；是一个鼓舞着，并解放了国内外无数读者的想象力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保持他的尊严，安静地进行他的工作的有完整品德的榜样……先生的代表作品是世界上好多文学者永远要看，而且要给自己的子女看的……

王德威（美国华裔学者）：在中国的所有作家里面，如果真的谈到我是谁的粉丝，或谁是我的偶像的话，那么沈从文我觉得是最伟大的作家了……

依拉特奥菲奥雷（意大利学者）：意大利深深喜爱您（沈从文）的作品。您对于人类文明，做出了非常丰富的贡献。我们正计划根据您老的作品，改编一部大型电视系列片……

1980年10月，哥伦比亚大学在欢迎沈从文讲学的海报上如此评价：沈从文是中国当代最伟大的在世作家。

……

中外学者不断认识和挖掘沈从文的价值，昭示着沈从文的文学和物质文化史研究不断走向世界！

沈从文的成就和价值不断被人重新认识，除了沈从文文学和物质文化史研究本身所具备的价值，和早期知名人士如徐志摩、林宰平、胡适、杨振声、梁启超、熊希龄、陈渠珍、陈源、叶圣陶、巴金、朱光潜等对他的认识和欣赏外；更为重要的是，当我们读到《全集》、《沈从文别集》（以下简称《别集》）、《沈从文家书》以及成千上万篇学术论文、百余部学术著作时，我们可以感受到沈从文先生的家人、亲友和国内外沈从文研究学者、文学爱好者对他的作品的收集整理、挖掘并不断做出新的诠释所付出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沈从文先生创造的价值与后人对他的诠释共同成就了沈从文研究事业的蓬勃发展……

这个蓬勃发展的起始：凌宇撰写的《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发展轨迹及其人生内容的审美选择》《沈从文传》《从边城走向世界》等昭示着沈从文系统研究在中国开启了大门；以刘一友、向成国、叶德政、孙韬龙、张永中等吉首大学的老前辈们组建起来的沈从文研究所（室）昭示着沈从文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如今，沈从文研究已经呈现出了百花齐放局面，有学者甚至提出了“沈学”这一学术概念，这是顺应了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于是，梳理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沈从文研究历程，厘清沈从文研究发展脉络，保持沈从文研究承上启下，对今后沈从文研究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本书基于这一目的，尝试请从事沈从文研究并且取得杰出成就的专家、学者，口述各自的研究历程、研究成果、研究心得、研究观点和展望等。从本书目前所呈现的内容来看，基本达到了最初的预期。

因各种因素，还有大批取得杰出成就的沈从文研究学者未及采访，从这个意义上讲，对厘清沈从文研究脉络仅仅才是一个开始。沈从文研究学者访谈这种形式，将随着沈从文研究成果的取得和不断创新而传承下去、深入下去。

沈从文研究未来能否发展成为一门学科，这有待后来学者的积极参与和共同努力。

沈从文文学和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影响和价值，随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爱好者参与发掘，不断作出新的诠释，这必将推动沈从文研究，甚至是中国文学和物质文化史研究事业不断前进的步伐！

非洲有句谚语：“如果你想走得快，一个人走；如果你想走得远，一群人走。”这句话道出了一个真理，那就是无论身处哪个领域，大到国家，小到家庭，只有精诚合作，团结一心，路才能越走越宽阔。我们的沈从文研究也是如此。

沈从文研究呈现今日繁荣局面，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懂得和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

为此，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些曾经为沈从文研究做出过贡献的人们！

让我们向那些曾经为沈从文研究做出过贡献的人们致敬！

谨以此书为证，感谢和记住那些为沈从文研究做出过贡献的人们！

序

读张晓眉《中外沈从文研究学者访谈录》书稿有感

刘一友

这是一本有用的书。

它面向的是喜爱沈从文的读者，特别是相关的研究者。

其一，本书收入了多篇国内外当今沈从文研究学者的访谈录，借助这些访谈录，读者可以见及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人们重新发现了作为杰出文学家的沈从文之后的诸般空前热闹：涉及沈从文文学作品的收集、整理和大量出版；涉及在此基础上有如井喷的研究势头；涉及由此而引发的相关研究组织的应运而生和相关大型学术研讨会在沈从文家乡湘西多次召开；另还涉及国内多所高校招收和培养了沈研硕士生、博士生等等。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此期间众多沈从文文学研究者们大都视野开阔，因之其研究成果也随之呈现了一种更多面、更系统的特征。其中一些人的研究，同时还对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末一些文化名流对沈从文文学作品深刻但却零星的评说作了回溯和梳理，又对此期间和这之后一些“左派”文痞强加于沈

刘一友，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室）主要创始人，《全集》编委、特约编辑，主编、参编过《别集》《长河不尽流》《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永远的从文》《从文学刊》等，撰写出版《沈从文与湘西》《文星街大哥》等著作。曾任吉首大学第一任沈从文研究所（室）所长（主任），吉首大学中文系主任，《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主编等职务，参与筹备、主持了多次沈从文研究学术会议，如1987年第一次全国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1998年沈从文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沈从文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等大型会议，其中小型会议不计其数。在沈从文先生晚年，刘一友教授与他交往频繁，且记录下了沈从文先生大量有关湘西人文历史的珍贵回忆。

从文头上的诸种不实之词，也作了颇见分寸的清算，这种历史性的眼光，为此类研究成果赋予了一份“承先启后”的价值。

其二，本书中还收入了对沈从文家人、亲友及沈从文当年在历史博物馆、社科院历史所时几位同事的访谈实录。这些受访者或兼及，或专门地谈到了沈从文在中国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所做的开拓性贡献。这很重要，因为沈从文一生的成就，前三十来年主要在文学创作方面，后三十来年主要在物质文化史研究方面。从表层看，专业大变，但从深层看，变中有不变处，这便是他对“人”之“神性”的关注，对“真、善、美”的关注。忽略了沈在物质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探索和成就，所见沈从文的贡献是片面的，认识其人，也就不全面了。

其三，通过对国外几位沈研专家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专家的访谈，让大家粗略得知国外的相关研究在思想自由度和视角选择等方面与我们的异同。另，访谈中，还兼及沈从文作品在他们那里的影响状况。这类访谈，可给人一个明确印象：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

总之，我认为由张晓眉采访整理而成的这本《中外沈从文研究学者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所提供的丰富信息，对一般喜爱沈从文的读者或可起一分导读作用，对于起步从事沈从文研究的人而言，则大大有助于开阔视野、窥测自己研究方向，或在此前研究者们已开拓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取得更深更广更为多样的成果。再，或在明白沈研大格局前提下，干脆另辟蹊径，成一家之言。我甚至还想到，今后如有谁想写一本《沈研史》的话，这本《访谈录》必将是绕不过的珍贵史料。

二

这是一本有趣的书。

由于受访者有沈从文的亲人、朋友和同事，他们在谈及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时，必然要涉及沈从文的人品，一涉及人品，受访者的情感所牵动，必然要忆及沈从文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待人接物时充满其个性的独特细节，有趣。这类受访者有的还谈及了自己婚姻、家庭、工作如何受惠于沈从文这一长者的故事，充满温馨，近乎传奇。

受访的沈研学者中有几位是登门拜访过沈从文的，忆及初见沈从文时的情景，或恭敬有加，或不知深浅，诸种表现，备见个人学养和性情，有趣。

细读这一则则的访谈录，可发现国内每位受访者由于面对的是一位态度诚挚的年轻学生，不是大都刁钻的媒体记者，心理上不用有所设防，因而率性而谈，支蔓一些也无所谓。这一来，个人性情在不经意间充分外露，或格外细心严谨，文质彬彬；或格外倔强不驯，机智聪明。有趣。

还有三四位年长的国内沈研学者谈及自己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期间作沈研时的一些经历。其中一位刚刚起步，便招来了老权威的质疑。再，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遇上了20世纪80年代“清理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的惊吓，这情形，颇似民谚所言，理发学徒刚待试手，“开张遇着连鬓胡”。面对这类荒唐，各有各的应对态度，各有各的一份底气。有趣。

说到这儿，似还不应忘了也来说说对以上诸人进行采访的张晓眉。张本人系一尚未毕业的硕士生，年轻，自然属于“小人物”了，其采访对象则多为七八十岁，甚至九十岁的学者，面对这类“大人物”，她那份紧张、急切、随时担心自己举止失礼的心态，常在不知不觉间夹带进了一份份“访谈录”的记叙中，也有趣。

显然，以上提及的受访者，包括采访者，人人心性各异，但也看得出，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便是真诚和质朴，正基于此，大家才一道“走进”了格外真诚和质朴的沈从文。

三

这是一本做起来困难颇多的书。

首先是采访前的准备工作不易。

去采访一个人之前，得大致了解该人生平简况、专业背景及相关成就。如系登门去到对方私宅采访，似还应多少知道一点别人家庭成员的情况。当然，对张晓眉而言，重要的是弄清受采访者与沈从文的关系，或有交往，或只属仰慕者、研究者。采访者只有对上述种种有了不同程度的概略了解之后，才能确定自己采访要点何在，着手拟定采访提纲。

张晓眉是学文学的，其采访对象中有从事雕塑的，从事文物研究的，甚至

是从事机械制造的，你去访谈，虽会聚焦于谈论沈从文，但别人三句话不离本行，甚或别人这一本行的选定和精进还与沈从文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因果关系，你能在别人谈及这些事时呆若木鸡吗？因此，事前对别人那份与自己隔行的东西多少知道一点似有必要，但隔行如隔山，哪怕只求懂一点点，何其难也！

再说，如去采访的是沈从文研究专家，不隔行了，但自己对沈从文的理解哪能和专家比，要访谈，你先得多少了解一下对方在沈研方面的成就，这一来就得去读该专家特别有分量的一两部专著或一两篇专论，为求更深入，有时甚至还得与另一二研究者近似的著作比照着读，做出自己的思考，这工作量该有多大！

真令人惊讶，从眼前这本书稿中，我们见及张晓眉对每位受访者拟定的提问少则二三十个，多的竟达八十来个。这么多的问题，采访者总得精心做出排列组合，对如何突出重点，如何步步导入有所构思，否则，如系二人面谈，你一大堆乱糟糟的问题摊在别人面前，会让别人思维在无序的问题间跳来跳去，还可望深入吗？这情况一旦引发，采访者自己常会乱了阵脚，即使受访者谈吐间出现新的闪光点，采访者也难于敏锐跟进，取得意外收获。

以上所谈，属张晓眉在采访前要做好的准备工作，难！

准备工作就绪，可去采访了，只是新的困难往往随之横亘面前。

须知，张晓眉所要采访的人散居南北，有的还在国外，联系不易，且受访者大都上了年纪，怕人打扰，略为年轻些的无不属超级忙人，面对这情况，只能见缝插针，一旦联系上，得立即抓紧前往，揪住不放。正因此，才让我们得以见及她年关前夕，在北京街头冒着风雪走路前往历史博物馆采访的轻快之旅。近似情况还有，不说了。好在张晓眉一份湘西人特有的执着和真诚足以打动受访者，不然，谈上个把钟头，别人可能就会随便找个借口，客气地将她打发出门了。

难矣哉！

正因为难处多多，目前对欧洲相关学者的采访暂缺待补。即便如此，面对眼前这本厚厚的《访谈录》书稿，还是让我想向完成这一工作的采访和整理者张晓眉说上一声：——

“辛苦了！”

四

最后，且让我在这里借机说些与书稿无涉，却与书稿作者相关的闲话。

2014年6月14日，我从深圳回到吉首，6月20日即受邀参加吉首大学文学院主持召开的“沈从文文学创作90周年暨《边城》发表80周年学术研讨会”。20日下午，与文学院人一道乘大客车前往会议地点茶峒，上车时，才第一次见到刚由北京匆匆赶来参会的张晓眉，她系吉首大学文学院的在读硕士生，研究沈从文的。车达茶峒，晚餐后在宾馆住房里，我便受到了张就我与沈从文研究相关问题的采访。平日我总怯于别人采访，何况属突然袭击，此时特邀上一位朋友在旁帮忙对付。张近乎连珠炮般的有序提问，让我有几分惊奇，经了解，原来她早就拟有一份对我采访的提纲了，只是一直找不上我。

会议实际只开了半天，21日下午此会即散。会后不久，张晓眉重返北京办事。11月底，我收到她从北京寄来厚厚的这本《访谈录》书稿，此系由她一人采访和整理的，请我帮忙看看。

近些年，我忙于其他，对沈研早已疏离，几次相关学术大会均没参加，想到看这书稿也是一次熟悉动态和向别人学习的机会，于是认真地读起来，边读边做些笔记，写点心得，花了十天左右，终于读完。

在通读张晓眉这本四十多万字书稿的过程中，从张所写相关记事和与多人访谈的实录间，我顺带发现了她本人诸多十分惹眼的优长。

张晓眉心地明洁，情感真挚，备见人文精神，对所触富于个性化的细节格外敏感，对境象推移造成的氛围转换也有着不一般的捕捉能力，文笔亦可。且看得出，她做起事来，十分专注，超常耐烦。

张的上述优长，在我眼里，它属当个作家必备而又难得的一些重要素质，由此，一个明晰的念头在我心里生成，想建议张晓眉今后干脆努力去争取当个作家好了！我认定这将更有利于充分发挥她业已显露的优长，比起未来去当个学者，也许那作家生活会为她带来更多的色彩和快乐！

只是，每想到这，相关的另一问题就冒了出来。一个好作家的成长，主观因素固然重要，但客观土壤和气候似乎常常更具有决定性作用，倘若环境不尽如人意，个人素质再好，再勤奋，大约也只能混成个无“独立之精神，自

由之思想”的不三不四的角色，这就大可不必了。看来我之建议是否可行，还得走着瞧，张晓眉是研究沈从文的，相信她自能做出权衡。

2014年12月11日于吉首大学

序

访谈实录，开创新局面

向成国

这本《访谈录》是张晓眉同学读研期间对中外部分沈从文研究学者的访问记录，它在一定的范围内，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沈从文研究的历史进程，以及各研究者的研究视角、方法和取得的成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三十多年来沈从文研究的大致面貌，它为未来的沈从文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本材料。

文献资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条件之一。任何科学研究都必须对与本课题研究相关材料进行全面的综合分析，在此基础上确定课题研究的方向和基本方法。马克思说：“研究工作应该是详细地掌握材料，分析这材料的各种发展形态，并探寻出各种发展形态的内部联系。只有把这种工作完成后，才可能适当地把现实的运动描述出来。当这层已经做到，而材料的生命已经获得观念的反映时，那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式造成的结构了。”那种不重视文献资料，只凭自己的想当然，或对文献资料任意肢解，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做法，都远离科学研究的实际，不可能得出任何科学的结论。

向成国，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室）主要创始人之一，《全集》编委、特约编辑，主编、参编过《别集》《长河不尽流》《沈从文研究》《永远的从文》《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从文学刊》等，著有《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沈从文与湘西》等相关学术著作。曾任吉首大学第二任沈从文研究所所长，《吉首大学学报》（社科版）副主编等职务，参与筹备、主持了多次沈从文研究学术会议，如1987年第一次全国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1998年沈从文国际学术研讨会、2002年沈从文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2012年沈从文诞辰1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等大型会议，其中小型会议不计其数，与国内外沈从文研究学者有广泛学术交往。

沈从文研究从沈从文登上文坛后的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有九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一部沈从文研究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研究文献资料。这本访谈录的问世，是对沈从文研究资料的补充。

沈从文是中国20世纪的伟大的文学家、杰出的物质文化史研究专家、思想深刻的哲人。他从小就在现代人文主义极为浓厚的凤凰接受现代人文主义的熏陶，在以后几十年的社会实践中，逐渐地形成他博大的人文主义情怀，从而树立起了现代人生理想，培养起了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的民主进步的价值观念。他非凡的人生传奇，他“为而不有”的人格风范，他在文学创作和物质文化史研究方面的伟大贡献，他深刻的思想和人文精神，都是他追求人文主义理想的实践记录。回顾这九十年沈从文研究的历史，对沈从文这种总体研究是欠深入的。

与这种研究欠深入相关联的是，对沈从文物质文化史研究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涉足甚浅。

因此，未来的沈从文研究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在新的研究形势面前，更要高度重视沈从文研究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分析。从这一角度说，《访谈录》对未来沈从文研究开创新局面是有价值的。

2015年3月5日于吉首大学

序

访谈实录，永载史册

杨瑞仁

张晓眉的这本《访谈录》现今得以正式出版，因其过程较为曲折，我先后为该书写了两篇序言（详情请见本文其一和其二），因为两篇序言对目前这本《访谈录》得以诞生背景都有一些介绍，所以我决定将前后写的两篇序言都交给晓眉随书一起出版，以便读者了解。

其一：《访谈录》序

2012年至2013年，晓眉采访整理了一本《沈从文诞辰1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访谈录》，准备出书，我遵嘱写了以《访谈实录，永载史册》为题的序。后来，晓眉出书计划推迟，准备扩大为“中外沈从文研究学者访谈录”。又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才有现在这本书，增加了外国学者的访谈，也增加了一些国内学者和相关人士的访谈，容量和分量都扩大增强不少。每一份采访文字的前面，晓眉都有“写在前面的话”，记录采访经过，有些记录看似琐碎，如采访黄能馥时已近年关，满街找打印店，两小时无结果，偶然中解决了问题，就冒出了“沈从文先生在天之灵的保佑”念头，其情其景，可信可爱，艰辛可见，殊为不易。“保佑”一说，当然子虚乌有，倒是沈从

杨瑞仁，曾任吉首大学沈从文研究所第三任所长、《沈从文大辞典》执行主编等，参与沈从文诞辰100周年国际学术论坛、沈从文诞辰110周年全国学术研讨会的筹备工作及吉首大学沈从文纪念馆的筹建工作，撰写《沈从文·福克纳·哈代比较论》《沈从文研究专题目录集》《沈从文研究资料》等沈从文研究著作。现任湖南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会副会长、湘西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中心主任、张家界市文艺收藏家协会副主席、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特聘教授等职。